



“纪录”让儿童的学习看得见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朱家雄 张 婕

当今,学前教育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将他们的关注点放在“纪录”上,为的是“让儿童的学习看得见”,“让教师的教学有意义”。

透过“纪录”看儿童的学习

如何理解儿童的学习,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师教育、教学目标的确定,教育、教学内容的选用,教育、教学手段的采用以及教育、教学评价方式的运用;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儿童与教师、儿童与儿童以及教师与家长之间的关系,影响环境的布置以及对环境布置所赋予的意义,等等。简言之,对儿童学习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会决定或改变整个教育、教学的面貌。因此,对于教师来说,寻找一个可以帮助他们正确理解儿童学习的有效途径显得十分重要。在人们寻找这种有效途径的过程中,“纪录”逐渐凸现出来。“透过‘纪录’看儿童的学习”,不仅成了学前教育实践工作者关注的焦点,而且成了世界上不少著名学者致力研究的课题。

例如,《儿童的一百种语言》的作者之一、美国著名的幼儿教育专家乔治·福门教授提出,对儿童“寻常时刻”的“纪录”是理解儿童学习的一个不可多得的窗口。所谓“寻常时刻”即指“占据儿童一天中绝大部分时间的时刻,当一天结束时,‘寻常时刻’就构成了儿童的生活经历”^①。一个孩子试图从塑料包装纸中挤出冰棍,或试图解开纽扣,或为使玩具车冲上斜坡而不断尝试,都是“寻常时刻”的例子。“寻常时刻”虽然很寻常,甚至很不起眼,却是儿童探索事物、解决疑惑或问题的学习时刻,因此,福门教授认为,对“寻常时刻”的“纪录”,可以使儿童的学习经历“变得可见”^②,便于教师对儿童的学习进行重温、分析和解释。

在瑞吉欧,教师一直注意收集和保存儿童在学习过程中的具体实例。例如,在“小水坑的智慧”这个“纪录”中,教师详细地记录了儿童是如何在水坑中、在镜子中、在纸上和用手电筒等工具探究影像和影子的。教师之所以会进行这样细致入微的生动纪录,是因为他们认为“纪录”有一个最直接的作用,就是使儿童的学习过程,他们所经过的路径,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最终的学习成果“变得清晰可见”^③,成为理解儿童学习的宝贵的研究资料。美国著名幼儿教育专家琳莲·凯茨也认为,瑞吉欧的“纪录”

提供了有关幼儿学习和发展的信息,可以让教师了解幼儿的意图,因而是教师研究儿童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

在借鉴瑞吉欧经验的基础上,美国学者出版了一本题为《学习的窗户——纪录幼儿的工作》的书,琳莲·凯茨在序中写道,“纪录”的巨大贡献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纪录”“把幼儿在教室里的经历变成可见的和可理解的东西”,它“提供教师和家长关于儿童在他们工作过程中的思维的启示”。

再如,多元智能理论的倡导者加德纳和瑞吉欧教育实践的研究者们近年来对“纪录”进行了合作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写成了一本专著,这本专著正是以“让儿童的学习看得见”为书名的。在这个研究中,他们强调,“‘纪录’这个术语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可能有着不同的含义”,而对于他们来说,“在瑞吉欧教育实践中‘纪录’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关注儿童是怎样学习的,学到了什么”,“纪录”的焦点“放置在让学习看得见”^④。因此,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儿童学习的具体案例。由此可见,“让儿童的学习看得见”已经成为“纪录”的要义。

“透过‘纪录’看儿童的学习”在我国的 研究与尝试

近几年来,我国已经有一些幼儿园从国外的经验和自己的研究中获得灵感,开始尝试以“纪录”作为研究儿童学习的平台,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效。

以上海市儿童世界基金会普陀幼儿园为例,三年前,该幼儿园教师着力对“如何观察记录儿童的寻常时刻”这一课题进行实践研究,他们用摄像机将一个个寻常但又能反映儿童学习过程的片断拍摄下来,并尝试解读儿童的学习。这些教师在尝试通过“纪录”理解儿童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发出这样的感慨:儿童的学习原来是这样的,以前知道的关于儿童学习的理念原来是这个意思,等等。譬如,有这样一个儿童学习的场景:一个两岁多的孩子睡醒后发现鞋子在床底下,就想把鞋子取出来。他想了很多办法,如用手去拿,用绳子去套,把一条腿伸到床底下去钩,两条腿一起伸到床底下去夹,等等,最终成功地把鞋取了出来。教师在对此进行解读时,十分感慨地说,“纪录”不仅让他们清晰地看到了儿童发生在“床下取鞋”中的学习过程,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修正原来所持的儿童学习观。他们发现一个两岁多的孩子在探索时如此能干



和自主,学习潜能超过他们的估计,同时他们也更深刻地理解到,对于幼儿来说,很多有意义的学习直接发生在自然的生活中。尽管这些都是教师原本就有的理念,但是通过对“纪录”中具体案例的切身体验和揣摩,他们的认识不再停留在空洞的概念上,头脑里有了活生生的儿童。

又如,上海市实验幼儿园的教师对2~3岁儿童的学习行为作了观察记录。在对“纪录”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教师同样得到了不少关于儿童学习和发展的新的知识。其中有一点让他们感受颇深,那就是在很多纪录片断中很多幼儿不约而同地表现出较强的社会性行为。教师开始注意到2~3岁的孩子并不像他们以往所认识的那样极其“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已经明显表现出希望与他人构建关系的愿望、准备状态和能力,很多难以想像的社会化语言和行为已经出现在这些孩子之间。由此,教师深切地感悟到,“纪录”的一大功效在于清晰地呈现儿童的学习过程,使教师静下心来仔细研究儿童的学习。

此外,还有不少幼儿园也作了一些有益的研究和尝试。这些幼儿园的园长和教师无一例外地表示,因为“纪录”能使儿童的学习看得见,所以“纪录”能使他们更贴近儿童真实的学习,研究性地看待儿童的学习,在更为广泛、更为深刻、更为生动和更为恰当的意义理解儿童的学习。

“纪录”的优势

人们经常说“要读懂孩子这本书”,事实上孩子是读不懂的书,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去研究儿童。我们仍然可以以我们的视角和理解去解读儿童,去认识儿童。当研究者尝试寻找解读和认识儿童学习的途径时,他们发现“纪录”是一个有效的途径,“纪录”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帮助教师在理解儿童的学习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

——“纪录”能使儿童“生动”的学习得以呈现

在过去,儿童一直被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本质化的对象,人们往往会从成人本位的角度或从科学化的角度理解儿童的学习。例如,把儿童的学习看成是无知的儿童复制成人社会的知识和文化的过程,或者把儿童的学习看作是按照科学的儿童发展规律进行的一个自然的、普遍的过程。在这样的视野下,儿童的学习无疑会被看成是一个继承一些固定的、普遍的、统一的知识能力的过程,或者被看成是一个遵循普遍法则而自我发展的过程。这样,儿童的学习就成了一个抽象的、脱离背景的、精确化和常态化的现象,一个被概念化的抽象过程。根据这种认识,教师若要理解儿童的学习,似乎只要学习抽象的理论就足够了。

与将抽象理论作为教师理解儿童学习的平台不同的是,“纪录”呈现的是一个情境化的具体学习过程,关注

的是活生生的儿童身上究竟发生了哪些学习行为。于是,教师在解读“纪录”时,就会将目光直接指向具体的、独特的儿童在某一个具体背景下发生的学习过程。这样,教师就开始关注和解读具体的儿童,开始深入地理解儿童的某一个学习过程,更多地看到普适性理论中所没有的关于儿童学习的其他“风景”,自然地丰富、修正和升华对儿童学习的理解。具体地说,教师不仅能看到普适性理论所阐述的儿童学习的一般规律,而且能看到被普适性理论所忽略的但又很有价值的有关儿童学习的具体信息和细节,更能看到普适性理论所不可能涉及的有关儿童学习的活生生的事件。由此,“纪录”为教师带来了有关儿童学习的信息和思考,使教师原本持有的抽象的儿童学习观受到挑战和产生变革,即不再把儿童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抽象的、概括化的个体,而是一个独特的、具体的、生动的个体;不再把儿童的学习看作是一个符合某种特定规律的程序或模式,而是在特定情境中发生的特定事件。

——“纪录”能使教师成为“看”的主体

过去,教师一直等待着有一个权威性的理论来告诉他们儿童的学习是怎样的。教师理解儿童学习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复述和记忆这种权威性理论的过程,但这种被动的复述和记忆并不能让教师真正理解儿童的学习。而“纪录”则彻底转换了教师理解儿童的思路,把教师从重复他人话语的“复述困境”中拉回到“自己面向儿童的学习”。教师一旦自己去“看”儿童的学习,就会积极主动地思考,从而对儿童的学习理解得更深刻且更贴近实际。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任何人都不能确切地说清楚儿童的学习究竟是什么样的,因此,“让儿童的学习看得见”的过程不应该是某个权威人士单独确定的过程,而应该是一个共同建构的过程。正是“纪录”让教师成为主动的建构者,成为认识和理解儿童学习的主体。换言之,教师解读自己观察和记录儿童学习的过程,就是主动建构儿童学习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既加入了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也吸纳了他人的观点和想法。更有意义的是,反思和对话的过程会在教师头脑中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有关儿童学习的崭新认识。这种认识的不断更新是鲜活的,是富有现实意义的,它能使教师获得一种审视儿童学习的“眼光”,并进入一种能不断从儿童的学习中发现和捕捉教育问题的研究境界,而这种研究境界正是一个“让教学有意义”的教师所应该具有的。

注释

①George Forman.夏孝川译.儿童经历的寻常时刻.“瑞吉欧与幼儿教育改革”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

②George Forman, Ellen Hall, and Kath Berglund, The Power of Ordinary Moments, Child Care Information Exchange 2001:9

③顾明远,梁忠义主编,梁晓霞分卷主编.世界教育大系:幼儿教育分卷.吉林教育出版社,2002:367

④引自<http://www.pz.harvard.edu>